

第三十七章 狗仗人勢想搜車

第二天一早，傅折桂沒去東靈街，而是去了楊車夫所說的那些大店鋪，不一定買，就是看一看，開開眼界。

首先，她就去了明和坊，卻沒想到她撲了一個空。聽邊上的人說，明和坊的白家得罪了什麼人，兩個月以前就關門了。

出師不利，傅折桂悻悻的去了藝德樓。在藝德樓，她大開眼界。

那兩米寬的瓷缸，通體雪白如玉，簡直如白玉雕琢而成；福祿壽三星，神色擬人，真是巧奪天工；還有那飛奔的駿馬，線條流暢，微風吹過，竟然能發出嘶嘶的馬鳴聲，藝術效果跟技術幾乎都達到了一個巔峰。

景朝人或者說定州府這些人在燒瓷器這件事上，真是絕了！

當然，它們的價錢也夠絕的，讓傅折桂看了眼饞。一件瓷器就能賣上千兩銀子，她要是有了這種技術，還開什麼洗衣店、賣什麼書，天天燒瓷器就行了。

逛完第三家店鋪，傅折桂決定不再逛了，立刻離開定州府，這種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覺太難受，她再看下去，沒準會留在定州府掘金了。

退了客房，武直去牽他的馬，傅折桂則準備上馬車。一掀馬車簾，她驚訝的發現，馬車裡竟然有人，是一個瘦削的老人還有一個八九歲的孩子。

「姑娘，我們不是壞人，昨天在東靈街我們見過的，求妳帶我們出城。」老人哀求道。

傅折桂打量了老人幾眼，記不起她什麼時候見過他。

「搜！給我到處搜，一定要把那個老兒還有那個小崽子給我找出來！」街角，一字眉手裡拿著棍棒大聲的吆喝著。

「是。」手下立刻四散開來，到處亂闖亂撞。

這時，一字眉也看見了傅折桂的馬車，立刻帶著人衝了過來。

傅折桂放下馬車車簾，靜靜的站在一邊，等著一字眉過來。

武直發現這裡的異樣，趕緊過來，將傅折桂護在了身後。

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一字眉見這會面前多了一個男人，腳步略緩，但口氣還是挺橫的。

「路過的人。」武直淡淡的回道。

一字眉覺得自己的威嚴受到了挑釁，立刻指著馬車喝道：「說，人是不是被你們藏到馬車裡了？識相點的，立刻把人交出來，不然，我讓你們走不出定州府！」

「哦？」武直在腰間一抽，竟然抽出來一根半米多長寒光閃閃的龍骨鐵鞭。龍骨鐵鞭，就是鞭子像龍骨一樣呈錐形，一節一節的，身上全是鋒利的骨刺，沾在人身上，估計能讓人立刻掉層皮。

一字眉也是有些見識的，他知道，能拿得出這種武器的人絕不是好惹的。

踢到了鐵板，他眼睛亂轉，外強中乾的道：「我告訴你，定州府可是有王法的，不是你能逞兇使惡的地方。」

「那兩個人可是嚴家要的人，嚴家你知道嗎？那可是我們定州府數一數二的大人物，踹兩腳，整個定州府都得搖兩下。你現在把人給我，我還能饒你一命，等到

嚴家的人來了，你哭都沒地方去哭。」

「囉嗦。」武直冷哼道。

一字眉真的被氣到了，雙拳難敵四手，這個男人也太自以為是了，真以為他們怕他嗎？面色猙獰，他一揮手，那些四散的混混就從旁邊聚集了過來，手裡拿著棍棒，虎視眈眈的看向武直。

眼看著一場混戰就要爆發，傅折桂在後面卻若有所思。她在想，一字眉所說的嚴家到底是誰？聽起來應該是個有權有勢的人物。

他們這邊現在就三個人，嚴格來說，就武直一個人能打，她跟楊車夫就是兩個累贅，嚴家要是真的派很多人來，他們肯定要吃虧。

推開武直，傅折桂道：「你們不就是想看看我們的馬車裡有沒有藏人，過來看啊，何必這樣。」

武直有些意外，但他願意聽傅折桂的，便真的站到了一邊。

一字眉更是驚疑不定，呆愣在當場。

「怎麼，不敢過來？」傅折桂挑眉道。

「哼！老子還怕妳不成。」一字眉三步併兩步就來到了傅折桂的身邊，伸手去掀馬車的簾子。

只掀開一點，一字眉就停住了。他看到他要找的人就在馬車裡，同時，他還看到了一張銀票，一張兩百兩的銀票。

他轉頭看向傅折桂，喉頭湧動。

傅折桂又悄悄的遞上來一張三百兩的銀票。她想的很簡單，一字眉是賭鬼，他這麼做，肯定是為了錢，那她只要拿出更多的錢，不怕他不幫她。

果然，一字眉毫不猶豫的放下了車簾，罵罵咧咧的道：「媽的，什麼都沒有，你們給我繼續去找，一定要把人給我找出來。」喊完，他伸手去拿傅折桂手裡的銀票。

傅折桂一抽手，將銀票拿了回來，然後在一字眉的臉色大變之下將銀票折好，放進了一個紅布綢包裡，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城門的方向，那意思就是他們離開定州府，她才會把錢給一字眉。

一字眉有些不悅，但又貪圖那些銀子，還是沒說破剛才的事情。

傅折桂立刻上了馬車，對楊車夫道：「走，咱們離開定州府。」

楊車夫戰戰兢兢的趕著馬車離開了定州府。

跟到城門口，一字眉不肯再讓傅折桂他們走了，他也不傻，走遠了，自己的錢還能不能拿到都是一個問題。

傅折桂拿出那個紅綢布包遞給一字眉。

一字眉接過來快速而小心的往裡面瞧了一眼，裡面果然是疊在一起的銀票，他立刻欣喜的將綢包揣進了懷裡，溜回城。

馬車越走越遠後——

「姑娘，那可是五百兩銀子，妳真的給了那個壞人？」楊車夫為傅折桂抱不平。

「怎麼可能。」傅折桂笑了，從袖子裡拿出了那兩張共五百兩的銀票。至於一字

眉拿走的那個紅布包裡放的，根本就是一張銀票包了幾張草紙而已，總共也就二十兩。

從一開始傅折桂用銀票誘惑一字眉的時候，她就打定這個主意，所以她才故意用紅布綢包包銀票。她算定一字眉不敢當眾檢查綢布包裡的銀票，結果果然如此，被她瞞天過海。

這算是一個小小的欺騙，但用在一字眉這種人身上，傅折桂一點心理負擔都沒有，將前因後果跟楊車夫說了。

楊車夫立刻伸出大拇指讚道：「姑娘妳真是太聰明了！他這種人，就該這麼治他。不過，他回去以後發現不對，會不會找人來報復咱們？」

傅折桂也早就想過這個情況，「不會，是他放走了咱們，他還怕那個什麼嚴家知道了怪罪他，我估計他啊，現在是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。」

定州府的一堵破牆後面，一字眉迫不及待的打開紅布綢包，立刻就發現了不對勁。他狠狠的將那些草紙扔在地上，又踩了兩腳，他氣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沒想到他一個大老爺竟然被一個小姑娘給耍了！這口氣他怎麼嚥得下去。

可是傅折桂他們已經離開了定州府，靠他的力量是追不上他們了，難道真要去告訴嚴家？

真讓傅折桂猜對了，一字眉左思右想，還是決定將這件事隱瞞下去，不然，讓嚴家知道是他放走了白家的人，他會更慘。

結果，車裡的一老一少是徹底安全了。

傅折桂將視線移到那一老一少上，「你們到底是什麼人？怎麼會到我的馬車上的？」

老者向後看了看，發現定州府已經消失在視線裡，他這才感激涕零的道：「救命大恩，不敢欺瞞。我叫白正芳，這是我的孫女白彤雪。」他推了推身前那個八九歲的孩子。

白彤雪立刻恭恭敬敬的給傅折桂行了一個禮，「多謝姊姊救命之恩。」顯得十分懂事乖巧。

傅折桂上下打量著白彤雪，她臉上抹了很多黑灰，頭髮又散又亂，穿著一身灰布衣服，不聽她的聲音，還真不知道她是一個小姑娘。

「在外面，男孩安全一點。」白老爺子解釋道。

傅折桂表示理解，繼續聽他說下去。

「昨天在東靈街，妳跟外面那位公子在街上逛，我跟我孫女就躲在一邊，街上那麼多人，只有你們不怕那些惡人。

「今天，那些惡人也不知道怎麼找到了我們的藏身地方，我們慌亂中就跑進了你們住的那家客棧，正好看見外面那位車夫牽著馬車要出去，就想趁機跟著混出城去，沒想到這馬車是你們的，還給你們帶來了這麼大的麻煩。姑娘的大恩，我白正芳以後一定會湧泉相報。」白老爺子誠摯的道。

「原來是這樣，也不用說什麼報恩不報恩的，我就是看不慣那個一字眉禍害好人，今天就算是別人，我也會幫忙的。」傅折桂隨口道。

白老爺子有些意外，「姑娘莫非不知道我是誰？」

「你是誰？」

白老爺子苦笑一聲，剛要回答，楊車夫突然驚道——

「你不是那個白家吧？」

「定州府哪裡還有第二個白家，我就是那個白家。」白老爺子不無自豪的回道。

「到底是哪個白家？」傅折桂還是不明白。

「就是那個明和坊啊，明和坊就是白家開的。」楊車夫激動的道。明和坊啊，他想進去看看都不敢，今天竟然見到了明和坊的主人，他真有種在作夢的感覺。

「原來是明和坊白家，不對啊，我今天才去過明和坊，人家說那裡已經關門……」傅折桂看著白老爺子落魄的樣子，哪還用再問下去，肯定是白家出事了。

「慚愧啊！祖宗幾百年的基業。」白老爺子羞得面紅耳赤。

「跟嚴家有關？」傅折桂了然。

「他們都是壞人。」白彤雪脆生生的斥道，顯然，這次的事情對她的傷害不小。也不用問下去了，商場如戰場，肯定發生了什麼難以想像的事情。傅折桂轉而道：

「那你們以後準備怎麼辦？」

「我打算帶彤雪去徐州，我妹妹一家在徐州，我甥孫跟彤雪有婚約，我想帶彤雪去投靠他們。」白老爺子幫白彤雪捋了捋頭上的亂髮，「真是苦了這孩子了。」白彤雪羞得垂下了頭，景朝十三四歲就結婚的人多的是，九歲已經懂得很多事情了。

「有打算就好。若是實在走投無路，也可以來文王縣找我。幫你們報仇什麼的我不敢說，起碼餓不死你們，能給你們一個安身之處。」傅折桂笑道。

但行好事，莫問前程，現在傅折桂有錢了，還真不在乎多養兩個人。況且，她覺得這爺孫倆也不是那種賴在別人家裡不走的懶人，只是落難了而已。

白老爺子感激得渾身直抖，錦上添花容易，雪中送炭難，白家那麼多親朋好友都躲得遠遠的，傅折桂一個陌生人，在不知道他身分的情況下，竟然肯這麼幫他，白老爺子突然做了一個決定。

「彤雪，把爺爺交給妳的那個東西拿出來。」

白彤雪羞怯的轉過身去，在身上摸索了一陣，拿出一本書，遞給白老爺子。

白老爺子接過書，仔細的撫摸了一遍，突然將書一撕兩半，將其中一半遞給了傅折桂，「這是我白家燒製白瓷的祕術，嚴家抓我們，也是為了這個，我想把它交給妳，跟妳借一點銀兩做路費。」

傅折桂有些驚訝，沒伸手去接那半本書，「錢我可以借給你們，這書就不用了吧。」

「我把這半本書交給妳保存，還有另外兩層意思。」白老爺子趕緊道。

「哦？」

「第一，我確實很感謝妳的救命之恩，我給妳的這前半本書記錄的都是一些燒瓷的基礎知識，還有一些我白家的瓷器胚胎製作方法。妳看了以後，若是想學燒瓷，

應該能從中領悟到一些東西。

「第二，我這次去徐州，不瞞妳說，我心裡也沒底。人心隔肚皮，誰知道那邊會怎麼樣，所以我想把這前半本書寄存在妳這裡。」

「這樣，若是我真的所託非人，他們也得不到完整的白家祕術，燒不出白瓷，我也總算對得起白家的先祖了。」說到這裡，白老爺子滿臉的悲愴。若是可以，他真不想把人想得那麼壞。

「爺爺。」白彤雪也紅了眼圈，抓住了白老爺子的胳膊。

「乖孩子。」白老爺子愛憐的摸了摸白彤雪的頭。

傅折桂明白了白老爺子的意思，但並不代表她會趁人之危看這本書。

這個朝代，所有技藝都是代代相傳，甚至傳男不傳女，她對燒瓷器一竅不通，光看書能學會？還不如給大家留個餘地，以後等白老爺子東山再起，沒準還能跟他合作一下，長遠發展。

「這本書就先放在我這裡，我幫你保存，但我不會看的。等你什麼時候方便了，就來我這裡取回這本書。」

「嗯，這樣……」傅折桂找到兩張草紙，把那半本書包了起來，用蠟黏好，「你在這上面寫上字，就當封條，等你或者彤雪來的時候，這字一點沒破，就知道我沒看過這本書了。」

「這怎麼行，我是心甘情願給妳看的。」白老爺子又驚又喜，但還是拒絕了。

「就這麼定了。」傅折桂把筆遞給白老爺子。

白老爺子顫抖著手寫了下一個白家的「白」字。

到了林縣，白老爺子跟白彤雪洗了澡換了衣服，立刻變得不一樣了，一個是沉穩的老爺子，一個是乖巧可愛的小姑娘。

在林縣住了一晚上，傅折桂給他們一百兩銀子做路費，幾人分道揚鑣，一個回文王縣，一邊去徐州。

十二月三日，經過將近半個多月的跋涉以後，傅折桂終於回到了文王縣。時隔半年多，再看見這熟悉的房屋、狹窄的街道，她竟然有種十分踏實的感覺，京城雖好，卻不如這裡安逸啊！

多付給楊車夫一半的酬勞，傅折桂看向武直，「不如你在我家裡多住幾天，快過年了，反正你家裡也沒人。」

這一路，武直把傅折桂照顧得妥妥貼貼，她真的有點喜歡這個沉悶耿直的男人。不是男女的那種喜歡，是把他當哥哥的那種。

傅折桂在現代是獨生女，在這裡，她是有一個哥哥傅登科，可是跟傅登科相處，更多的是她在想、她在做，所以她從沒有這種被大哥疼愛照顧的感覺。

武直有些猶豫，李大郎並沒有跟他說他把傅折桂送到家裡之後該如何，按照組織的規定，他應該回去報到，可是……

「就這麼說定了，走，跟我進去。」傅折桂拎著東西先進了院門，往後一瞥，武

直果然也拎著東西跟了進來，她滿意了，果然，跟他商量還不如直接替他決定的好。

院子還是那個院子，只是冬天了，那棵皂莢樹的葉子都落光了，光禿禿的有些難看。小姐三下兩下跳上皂莢樹，在上面喵喵的叫著，似乎有些興奮。

可不是，離開的時候牠還爬到上面下不來，現在已經能在樹上來回跳躍如履平地了。

周氏聽見貓叫，急急忙忙的走了出來，「我就說今天早上喜鵲怎麼在樹枝上嘰嘰喳喳的叫，原來是妳回來了。一路上冷吧，快進屋，我給妳做手擀麵。」說完一連串的話，她才注意到武直，「這位是？」

「武直武大哥。」傅折桂說完，笑著看向武直。

武直繃著臉，內心如萬馬奔騰。傅折桂是首領的媳婦，她說他是她大哥……他的身體就像一根僵直的鐵棍般，這時候要是有人推他一下，沒準他就直接倒在地上。

武直一看就是那種很純厚的人，周氏也很喜歡他，立刻將他一起請進了屋裡。沒過一會兒，周氏就做好了兩碗熱氣騰騰的手擀麵，給傅折桂跟武直端上，「出門餃子回家麵，快吃。」

傅折桂接過碗一看，兩個白白胖胖的荷包蛋，還是周氏疼她。

她小口的喝了一口湯，又熱又香，整個人立刻暖了起來，「我現在明白回家為什麼要吃麵了。」傅折桂讚歎道。

「老話還能錯？快吃吧，吃完鍋裡還有呢。」周氏笑呵呵的道。

一連吃了兩碗，傅折桂才心滿意足。

而武直更誇張，直接把剩下的半鍋麵條全吃完了，把周氏看得一愣一愣的，直說要去再給他做一鍋，武直說自己確實吃不下了，周氏才作罷。

就這樣，武直在傅家住了下來。

傅家只有三間正房，兩間偏房，正房中的一間是堂屋，是用來待客的，根本沒法住人，偏房一間是書房，一間傅折桂住了，武直只能先住傅登科的房間了。

第三十八章 買到老宅籠絡村民

臘月初八，按照景朝的風俗，要喝臘八粥，就是把一年家裡所剩下的雜糧，也不拘多少，不拘種類，放在鍋裡一起熬煮，熬成一鍋濃稠的粥，全家一起喝，也有團圓的意思。

只可惜，今年傅登科跟朱寄雲都不在家，傅家這臘八粥就少了兩個人。

「也不知道妳哥跟妳嫂子現在在哪裡，過年能不能回來。」周氏感慨道。老人嘛，就圖個家庭團圓，尤其是過年這個重要的節日。

她這麼一說，傅老秀才也有點喝不下粥了，神色鬱鬱。

傅折桂一看，趕緊道：「他們無論在哪裡，心裡肯定都會想著咱們的。說起這件事，爹，我想重新買一塊地建房子，你看怎麼樣？」

傅家這房子又小又舊，現在武直住在傅登科的房間裡，要是傅登科跟朱寄雲回來，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，這怎麼行！

傅老秀才也想到了這點，「買地？那倒不如……」

傅折桂看他吞吞吐吐的，就道：「爹，你到底想說什麼，這裡又沒有外人，你直說無妨。」

「那個……折桂，咱們到底有多少銀子啊？」傅老秀才猶豫的問道。

「大概八千多兩。」傅折桂也沒什麼好隱瞞的，就直接說了。

這麼多銀子啊！傅老秀才是吃驚的，只是……

「哎呀，跟折桂還不說實話。折桂，我跟妳說吧，妳爹這些日子一直有一個心病，就是長河村那座傅家老宅，我們這次回來聽說它要出售，妳爹每天晚上都睡不著覺，就惦記著它，還不肯跟妳說。」周氏急道。

傅老秀才晚上不睡覺，她也睡不好，心情自然可想而知。

傅老秀才有點生氣，撇著鬍子道：「我正要跟折桂說的！」

「好，好，那你說。」兩個孩子都爭氣，周氏現在也不那麼怕傅老秀才了，隱隱有當家做主的意思。

「妳都說完了，我還說什麼。」

傅折桂一下就樂了，這老兩口，越活越年輕，當真是少年夫妻老來伴，還會拌嘴，

「我聽明白了，爹是想買那座傅家老宅是吧？」

「嗯。折桂，妳不知道，傅家祖訓說那老宅地下有寶貝，傅家人萬萬不可賣掉老宅。」傅老秀才神祕的道。

「還有這種事，我怎麼不知道。」周氏狐疑道。

「我告訴妳有什麼用？以咱們家以前的情況，哪有錢買回老宅，我說了也是笑話。本來我打算臨死之前再把這件事告訴登科的，沒想到……」想起傅家這一年的變化，傅老秀才感慨良多。

「寶貝？」傅折桂來了興致，「到底是什麼寶貝？既然有寶貝，傅家祖先又怎麼會把它賣給別人呢？」

「就是誰也找不到那個寶貝，傅家又一年不如一年，我祖爺爺才會走投無路賣掉那老宅的。我爹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，說他也曾經偷偷去那個老宅找過幾次，結果什麼都沒找到，所以他說也許那祖訓就是騙人的，是傅家祖先怕後代人賣了祖宗基業，才會那麼說的。」傅老秀才道。

「這樣啊，那老宅到底是什麼樣的，又是傅家哪代先祖留下的，關於寶貝的事情，就沒留下什麼線索嗎？」傅折桂好奇問道。

「我們這支傅家好像是從柳州那邊分出來的，具體我也不知道，年代太久遠了。傅家先祖名叫傅南星，妳瞧見咱們門口那對門當跟戶對沒有，它就是這位先祖留下來的。先祖在咱們這裡當了官，然後就修建了傅家老宅，在這裡定居下來，也就有了現在的傅家一支。

「關於傅家地下有寶貝的事情，也是這位先祖留下來的。也許，上溯幾代是有一些關於寶貝的線索，但是現在就只有這個傳說而已。祖先留下的東西要麼當要麼賣，就剩下那本族譜跟外面那對門當跟戶對了。」

傅老秀才兩次提到那對門當跟戶對，傅折桂立刻喝不下去粥了，站起來走到外面

打量那對門當跟戶對。

這對門當跟戶對看起來應該經歷了很多風雨，表面十分斑駁滄桑。從傅折桂有記憶起，它就在這裡，所以傅折桂一點也不覺得它跟這個家不協調，但剛才聽傅老秀才這麼一說，再看這對門當跟戶對，就看出些不同了。

傅家的院門只是兩扇小木門，兩個門當遮擋住了一半大門，傅家人進出還要小心的避開它們；兩個戶對也是，高高的掛在那裡突兀異常。也是，這本是大宅門前面的東西，放在柴門前面，要說多彥扭就有多彥扭。

傅折桂伸手去敲打那對門當，想看看它們有沒有什麼祕密。

「別敲了，我早就研究過了，它們就是一對實心的石頭。」傅老秀才悠悠的道。傅折桂頓了一下，還是不死心的把那對門當戶對都研究了一遍，果然什麼也沒發現。

「那族譜呢？」她又問傅老秀才。

「就在書房裡，妳想看就跟我來。」傅老秀才領路，把傅折桂帶進了書房，從一個架子上拿下來一本線裝的書遞給她。

書不是很厚，第一頁是一張畫像，畫的是一個穿著官服的男人，他大概三十多歲，長得十分英俊挺拔。

「這就是先祖傅南星。」傅老秀才解釋道。

傅折桂點頭，往後面看，後面就是很簡單的族譜，基本上都是各代子孫的名字，連一點供人聯想的句子都沒有。而且，傅折桂也試過了，這族譜就是一本普通的書，根本沒有夾層什麼的。

「看來，只能去老宅那邊看看了。」傅折桂道。

臘月裡本來就沒什麼事情，傅折桂又被那所謂的寶貝撓得心裡癢癢的，第二天一早，她就直奔長河村。

這長河村可真夠遠的，一直向東走，都快走出文王縣了才到。

站在村口，傅折桂不禁讚歎，傅家的祖先果然會選地方，這個長河村可真不一般。長河村，顧名思義，這個村子裡有一條長河。那河從群山中奔流而出，在這裡慢慢變得平緩起來，蜿蜒流向下游。

在長河村中有一處很明顯的建築群，它背靠大山，面臨長河，占地約一畝，青磚綠瓦，飛簷鬥獸，應該就是傅家老宅了。

這老宅估計經歷了好幾任主人，除了原本的結構，又多了好幾處新建築。這些新建築跟老宅風格不同，這裡一塊、那裡一處的，就像一塊塊膏藥，把老宅弄得不倫不類，讓人看著就彥扭。

圍繞著老宅的有很多起起落落的民居，還有很多褐色的天地，傅折桂能夠想像，等到春天萬物復甦的時候，這裡該是如何的縱橫交錯、花紅柳綠。

也許是臨近大山的原因，越往這邊走，人口越少，這傅家老宅，就好像藏在深山中的明珠一樣，不被人所知，見到以後卻讓人眼前一亮。

傅折桂一下就喜歡上了這個地方，即使這地下沒有寶貝，她也想把它買下來，然後把它打造成自己的夢幻宅院。

「走，我們進村去看看。」傅折桂對武直道。卻沒有回應，不過她知道武直一定會跟在她身後。

窮，這是傅折桂對長河村的第一印象。街道坑坑窪窪，房子幾乎全是土坯房跟茅草房，又矮又破，傅折桂都懷疑，北風一吹，會不會把這些房子給吹破了。還有村裡的人，他們大冬天的仍舊穿著破舊的單衣，在寒風中瑟瑟發抖。村裡幾乎看不見女人跟孩子，也不知道是沒有，還是那些孩子沒有衣服穿，沒辦法到外面來玩。

同樣是在文王縣，這裡竟然窮成這樣，傅折桂覺得開了眼。

可是不應該啊！這裡有山有河，土地自然很肥沃，這些村民若是好好種地，不該窮成這樣。

除非這些村民非常懶，或者他們……傅折桂看向右邊一個院子，院子裡站了一個男人，他長得十分精壯，他發現傅折桂，竟然伸手拿起了旁邊的一根長木棍。不會是要打她吧？還是要搶劫，抑或者搶人？！想起山溝裡拐人賣人的一些事情，傅折桂汗毛都豎起來了。

那個男人掂了掂那根長木棍，似乎覺得它威力不夠，竟然又把它放下，拿起了一邊的鐵鍬，橫握著鐵鍬，他一臉兇惡的直奔傅折桂而來。

傅折桂向後退了一步，準備一個不對，立刻拔腿就跑，爭取做到不給武直拖後腿。男人來到傅折桂身前，上下掃了她一眼，突然扭頭向著另一邊而去。隨著他的路過，路邊的院子裡又陸陸續續的有人走出來，他們手裡都拿著傢伙，默默的跟在了男人的身後，沒一會兒就組成了一個約有二十來人的隊伍。

「你猜這些人是去幹什麼的？」傅折桂踮著腳尖往前望著，還不忘問武直。

「不知道。」武直回答得很誠懇。

「咦？他們好像往老宅那邊去了，走，咱們也去看看。」既然那些人不是針對她的，傅折桂的心思又活絡起來。

長河村跟一般的村子相比小了很多，只有一條主街道，這主街道的盡頭就是傅家老宅，也不用擔心迷路，傅折桂遙遙的跟上了那些村民。

沒一會兒，那些村民就到了老宅的門口，跟門口的家丁爭辯起來，還差點演變成鬥毆。那兩個家丁寡不敵眾，趕緊朝裡面喊了起來。

很快，院子裡衝出一群人，為首的是一個穿著褐色錦緞的中年男人，男人留著狗油鬍子，一臉的奸相。

這時，傅折桂離的近了，也能聽到他們在說什麼。

狗油鬍子男指著那些村民喝道：「你們想幹什麼？想搶劫不成！」

那個領頭的村民——丁大山把鐵鍬往地上一插，朗聲道：「我們雖然窮，但從來不幹那些喪心病狂的事，你不要瞎說。我們今天來，是來跟你說道說道那些地的事情。」

他這麼說，狗油鬍子男立刻變得囂張起來，「地？你們不找我，我還要找你們呢。你們種了我叔公那麼多年的地，快把租金交上來。一畝地一斗糧，你們也種了二

十多年了，我就發發慈悲，給你們把零頭抹去，就算你們種了二十年，那就是一畝地二十斗。」

一畝地要交二十斗糧，眾人立刻激動起來，就算是好地，也沒有這麼高的租金，何況姜家那種地。

「當初姜老爺子說那些地荒著也是荒著，白送給我們種的，姜老爺子呢？他不能說話不算話。他說這話的時候，我們都聽見了。」

「對，就你們家那地，種什麼都長不好，要不是我們從別的地方把好土一點一點的挑過來，你們家那地能變成現在這樣？現在我們把地侍弄好了，你們收回去不說，還要收那麼多租金，是要逼死我們嗎！」

狗油鬍子男笑嘻嘻的道：「我叔公已經死了，你們想要找他，去地下找吧。你們說他說地白給你們種，你們有字據嗎？沒有吧，我這地契可是真的，你們種了我們的地二十多年也是真的，說到天邊去也是你們沒理。我勸你們趕緊回去準備銀子，不然，五天以後讓你們後悔！」

眾人被狗油鬍子男糊弄住了，有些軟弱的，互相對視著不知道該如何是好，有些蠻橫的，直接道「要錢沒有，要命一條」等等。

狗油鬍子男占據了優勢，不慌不忙的道：「沒有錢不要緊，你們不是有老婆孩子，我已經聯繫了縣城裡的人牙子，五天以後，你們若是還拿不出錢，就拿你們的老婆孩子抵帳。成了婚的女人三吊錢一個，沒成婚的五吊錢，男孩兩吊錢，女孩三吊錢，嬰兒也可以，男嬰三吊錢一個，女嬰一吊錢。到時候可別說我心狠，這都是你們自找的。」

村民又是一陣慌亂——

「原來那消息是真的！」

「這個黑心腸的。」

「姜老爺子，你可坑死了我們啊！」

「這不是要我們家破人亡嗎！活著還有什麼意思！」

狗油鬍子得意的捋了捋鬍子，這些人就是不見棺材不掉淚，他不用這個辦法威脅他們，怎麼能逼得他們還錢。

傅折桂聽到這裡，才知道為什麼村中見不到女人跟孩子，原來村民聽到消息，把他們都藏起來了。還有這個狗油鬍子男，無恥到這種地步，簡直白披了一張人皮，禽獸不如！

丁大山又拿起了那把鐵鍬，「你不要太過分，想動我們的親人，我今天就跟你一命抵一命！」他額上青筋暴突，顯然已經動了拚命的念頭。

「對，我們就跟你拚了！」那些村民立刻拿起了手中的武器跟著喊道。

狗油鬍子男往後退了兩步，退到家丁的身後才喝道：「你們以為我真的怕你們不成？實話告訴你們，官府的人馬上就到，等他們來了，你們一個都跑不了，讓你們全都去吃牢飯。」

丁大山等人又遲疑起來，甚至有些人還真的開始算起他們手裡的錢夠不夠還狗油鬍子男，或者他們該去哪裡借錢。

這就是人性，強不過形勢時，就只能選擇妥協。

就在這雙方僵持的時候，一聲輕笑打破了現場的局面。

眾人朝笑聲發出的地方看去，只見那裡不知道何時站了一個姑娘，大約十八九的年紀，長得如同梨花一般誘人。

丁大山認出傅折桂就是剛才他在院子裡看到的那個姑娘，驚疑道：「是妳！」

傅折桂朝他點了點頭，站了出來對狗油鬍子男道：「不知道楚先生知道你這麼做，還敢不敢買你的宅子。」

傅老秀才一直關注著這宅子的事情，他已經告訴傅折桂這宅子值多少錢，有誰想買等等。其中，這個楚先生就是出價最高的人。

狗油鬍子男真要按照他所說的那麼做，可想而知全村的人該有多恨他。到時候他倒是一走了之，可是買主呢，傅折桂就不信那個楚先生知道這種情況還敢買。

狗油鬍子男確實想如此坑買主一把，被傅折桂點破，他臉色陰沉的道：「妳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也是這房子的買主，今天特地來看房的。」傅折桂回道。

狗油鬍子男嘴角抽了抽，「那妳出多少兩銀子？」

「跟楚先生一樣，不過，你不許再向他們收種地的租金。」傅折桂笑道。

狗油鬍子男以為自己聽錯了，「妳再說一遍。」

「跟楚先生一樣，不過，你不許再向他們收種地的租金。」傅折桂聲音沉穩的又說了一遍。

狗油鬍子男氣極反笑，「那我為什麼要賣給妳？」

傅折桂轉頭看向丁大山，「你們那些租金，總共也就五六百兩，他這宅子連地，要賣五千兩。既然他承認將地租給了你們，那你們想在地裡幹什麼就幹什麼。我看那邊的河水不錯，到現在還沒結冰，要是引過來養魚，在這宅子裡住，可就能免費看魚了。」

丁大山等人有種恍然大悟的感覺，他們就想著跟狗油鬍子男理論，沒想到用這種招數。

對付無賴的人，就要用無賴的招數，傅折桂又對狗油鬍子男道：「我覺得楚先生不會喜歡看魚，不過正好我喜歡，怎麼樣，把宅子賣給我，我立刻就能付錢。」

狗油鬍子男氣得兩撇鬍子都豎起來了，傅折桂這根本就是明搶，可是偏偏……他看向丁大山等人，他還真怕這些人按照傅折桂所說的那麼做，到時候他的宅子被泡了，可就損失大了。

風水輪流轉，現在輪到狗油鬍子男怕自己了，丁大山心思也活絡，立刻道：「我一會兒就去挖河，沿著村子挖一圈，這長河村，除了這位姑娘能進，其他人要想進來，就從河裡游過來吧。」

其他村民也對傅折桂感激不盡，自然想幫她，就紛紛喊道：「對，一會兒就去。」一整個村子的人想要對付一戶人家，還不是很簡單的事。

狗油鬍子男有點動搖了。

「其實你也沒虧多少，你真要賣給楚先生，他不一定能這麼快湊夠錢，我不一樣，

我能立刻回去拿錢，你拿到錢，也能快點離開這裡，到時，你做點什麼不能賺錢。」傅折桂突然軟下語調，略帶恭維的道。

這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狗油鬍子男繃著臉道：「妳今天就能給我錢？」

「對。」傅折桂欣喜道。

「我就賣這宅子跟邊上的一百畝地，房子裡的東西，我會全部拉走。」狗油鬍子男哼道。

「可以。」傅折桂答應。

「那就寫契約吧。」

四千八百兩銀子，傅折桂買到了這座老宅，還有長河村附近的一百畝地，這在其他地方幾乎是無法想像的。就拿唐家原來在縣城那座宅院來說，它跟這座老宅差不多，但是因為它在縣城，就值將近七千兩。

還有那一百畝地，傅折桂所住的河西村，好地一畝是七兩，差一點的是五兩，最次的也要三兩多，這一百畝地，就算不是良田，也值幾百兩，現在就跟白送的差不多。

看著到手的一疊房契、地契，傅折桂仍然有種在作夢的感覺，這麼快她就成地主婆了？！

交接完畢，狗油鬍子男招呼著家丁去收拾東西，他決定一個板凳都不給傅折桂留下。

而丁大山等人則圍了過來，「姑娘，剛才妳幫了我們，還不知道妳姓什麼呢？」

「我姓傅，以後大家在一個村住著，就是鄰居了。」傅折桂道。

她這句話說得溫暖，可是村民卻連呼不敢當，他們種的田現在已經都是她的了，這可不是正常的鄰居關係。

「那姑娘，那些田妳打算怎麼辦？是妳自己種，還是……」丁大山有些不好意思，「我沒有別的意思，妳要是不想租給我們，我們絕沒有二話，立刻就會把田還給妳的。」

傅折桂家裡才幾口人，又都是下不了地的老人、女人，「大家放心，那些田還租給大家種，至於租金，就半斗一畝好了。」傅折桂道。

一百畝地一年的租金也就幾十兩，以傅折桂現在每個月所賺的錢來說，根本不在乎這點錢，用它來換村民們的善意，她覺得很划算。

其實就算免費給村民們種也不是什麼問題，但這半斗糧食卻能提醒村民，這地到底是誰的，也免得以後生出一些麻煩事。經營一段良好的關係，可不單單是給予就可以的，適當的索取，才能讓關係安全穩定。

果然，村民們各個感激涕零，紛紛表示一定會按時交上田租。

危機解除，村裡的女人跟孩子都從家裡出來，歡天喜地的圍著傅折桂看個不停，邀請她去家裡吃午飯。

「你們都別爭了，今天中午就在我家吃。」丁大山道。他似乎在村裡有些威望，

他一說話，大家立刻不再爭了。

傅折桂正好也有一些事情要問他，就接受了他的邀請。

進了丁大山的家，傅折桂才發現他的院子裡曬了很多動物的皮毛，有兔子的、鹿的，還有野山羊的，沒想到他還是一個獵人。

「這些都是從後面那些山裡獵來的吧？」傅折桂感興趣的問。

「對，只要不是大雪封山，我都會去山上弄點什麼。」丁大山自豪的道。

「那山裡有沒有什麼猛獸，會不會下山咬人？」傅折桂比較關心這個。

「野獸？深山裡面可能有吧，不過我一般不會去，也沒見過。野獸下山的事情也沒發生過，你們那宅子牆高門高的，妳就放心住吧。」丁大山回道。

這就好，傅折桂安心很多。

丁大山趁機進屋把自己的娘跟媳婦叫了出來，眾人互相認識一番，她們就開始給傅折桂準備午餐，傅折桂則坐在屋中跟丁大山繼續閒聊。

聊著聊著，她就問起了她一直覺得挺奇怪的事情，「村民既然有田種，後面還有大山可以狩獵，怎麼會窮成這個樣子？」至少同等條件下，無論是五柳村還是河西村，都比這裡要好過很多。

「妳有所不知，這長河村的土看著肥沃，可是莊稼就是不易熟，種下去一袋的糧食，能長出一袋半就不錯了，我們往往要種很多地才能填飽肚子。」提起這件事，丁大山就覺得鬱悶，明明他們比別人還要勤勞，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，老天真是一點也不公平。

「所以你們就把別處的土移到這裡來？」這是傅折桂剛才聽見他們說的。

「嗯，為了這個，大家可沒少遭罪。辛苦還是小事，地都是大家的命根子，人家誰會捨得把自己地裡的土給我們，我們都是走很遠，東挖一點，西湊一點運回來的，所以我們之前才會那麼激動。」

傅折桂光是聽他說就能感受到其中的艱辛，但對於這裡的土地莊稼不易熟這件事，她還是持懷疑態度。有些土地確實特殊，比如有名的鹽鹼地什麼的，但只要在地上種上合適的作物，就能解決這個問題。

可能這也跟村民的種植習慣有關係，大家都習慣種糧食，沒人會想到去種向日葵、豆子什麼的。

地……傅折桂突然想到，他們一直在說這裡的地很特殊，傅家的祖訓也說的是地下有寶貝，但傅家後代卻怎麼找也找不到，難道這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繫？

什麼聯繫呢？地下有什麼東西，所以莊稼不易熟，還是這地能長出金子，比如非常適合種什麼珍奇的作物，抑或者……傅折桂一時間想了很多可能，只是苦於沒有辦法一一證實。

這時，午飯做好了，純正的山雞燉蘑菇，剛一端進來傅折桂就聞見香味了。

「快來嘗嘗，這長河村的土地不養人，這大山還是很富饒的。」丁大山招呼著傅折桂。

傅折桂嘗了一口，果然很鮮美，便將剛才的猜想放到了一邊，準備以後再慢慢研究。

第三十九章 買來的丫鬢

吃完飯，傅折桂回到家裡，傅老秀才早就等不及了，立刻迎了上來，問買宅子事情怎麼樣了。

傅折桂把房契跟地契拿了出來遞給傅老秀才，「三天以後，咱們就可以搬到那邊去住了。」

「真的？！」傅老秀才高興得像一個孩子，一會兒看看這張，一會兒看看那張，一會兒說傅家祖先保佑，一會兒說要去祭拜祖先，把這件事告訴他們云云。

傅折桂也跟著他高興，這種快樂，根本不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，而是翻倍的往上漲，她喜歡。

過了良久，傅老秀才才冷靜下來，把房契跟地契又還給了傅折桂，「這些東西，妳就收著吧，不用給我。」

「嗯？」傅折桂有些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「這些錢都是妳賺的，宅子也是妳買回來的，這房契跟地契給妳，我想登科應該也不會有什麼意見。我跟妳娘還能活多久？能看到傅家的宅子又回到咱們手裡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傅老秀才道。

原來他是擔心這個，傅折桂笑了，「爹，那些錢大多數也是賣你寫的書賺的，怎麼能說是我賺的呢。」

「這件事我已經決定了，不用再說。有一件事，我想跟妳商量一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傅老秀才的態度如此明確，傅折桂只得把房契跟地契收了起來。

「上次咱們在京城，妳哥跟妳嫂子的婚事辦得匆匆忙忙，家裡這邊，好多人都不知道呢。這次咱們搬到新宅子，我想大辦，把這件事辦得熱熱鬧鬧，讓大家都知道，咱們傅家揚眉吐氣了。」傅老秀才擻著鬍子，神情興奮的道。

搬家，也就是喬遷之喜，按理說是要請親戚朋友來新家慶祝一番的，如今傅家又買回了以前的老宅子，算是光宗耀祖的事情，傅老秀才有這種想法也很正常。這次搬到新宅，對於傅折桂來說也是一種新生活的開始，「好，就聽爹的，咱們就辦得熱熱鬧鬧的。」

十二月十二日，宜入宅，傅家搬到了新宅子。

長河村的村民聽說傅家搬過來了，紛紛表示歡迎，他們有的幫忙打掃庭院，有的幫忙規整物品，還有的送來了各種野味蔬菜等東西，全都熱情萬分。

傅老秀才沒想到這裡竟然是這種情況，瞬間被村民們感動了，竟然有種落葉歸根的感覺，覺得這裡才是自己的家。

尤其當村民把那對門當跟戶對放到宅子門口，跟宅子完美合一的時候，傅老秀才跪在大門前一個頭磕到地上，淚流不止。

幾代人的遺憾，幾代人的願望，現在終於實現了。即使他立刻身死，也能自豪的下去見列祖列宗，跟他們說他是傅家的子孫了。

「傅家第十四代不孝子孫傅松林今日終於重回傅家，祖宗保佑！」傅老秀才顫抖

著身體，又一個頭磕在地上，久久沒起。

傅折桂也能感受到傅老秀才那激動的心情，等了一會兒才過去將他扶了起來，「爹，祖先都在上面保佑著咱們呢。」她安慰著。

傅老秀才拭去眼角的淚水，複雜的看著傅折桂。

曾經，他以為他能靠科舉重振傅家，可是現實卻是他考了一輩子也沒考上一官半職；曾經，他將希望全放在了兒子傅登科身上，覺得他是傅家的希望，傅家的榮耀將由他來實現。

沒想到，最終卻是女兒傅折桂實現了他的願望，重振了傅家，誰說女子不如男！拍了怕傅折桂的手，他道：「是，是傅家的祖先保佑，我才有妳這麼一個孩子，折桂，爹要謝謝妳，替傅家所有人、替傅家列祖列宗謝謝妳，謝謝妳所做的一切！」周氏這時也過來了，拉著傅折桂的手熱淚盈眶。

傅折桂的眼圈也紅了，她趕緊笑道：「都是一家人，說什麼謝，你們快進去看看喜歡住在哪裡，屋裡需要添置什麼都跟我說，我幫你們準備。」

傅老秀才跟周氏點頭，一家人歡天喜地的邁步進了新宅。

搬進新家以後，傅折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著鐵鉗子在宅子裡到處插啊、挖啊的，想看看能不能找到那個所謂的寶貝。

前前後後插了一個遍，傅折桂找到了兩個破陶罐，一塊大石頭，然後就沒有了。難道那寶貝在傅家的房子地下，要把房子拆了才能挖到？傅折桂累得渾身流汗，想到了這種可能。

她挖的時候，傅老秀才一直在旁邊看著，看她把視線投到房子上，傅老秀才趕緊道：「妳別打房子的主意了，妳能想到的，人家也能想到，這房子地下肯定什麼也沒有。」

傅折桂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坐在那裡，又想到了之前跟丁大山的那番談話，也許，這地下的寶貝並不是傅家祖先在地下埋了什麼，而是跟這土地有關。

地下有礦，還是這土地能種珍奇東西？

傅折桂突然跳起來，到院子裡找了一塊空地開始往下挖。

傅老秀才看女兒還不死心，也就不再管她了。

冬天的土地十分堅硬，傅折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往下挖了一公尺，什麼都沒有。再挖一公尺，還是什麼都沒有。就這樣，她用了好幾天的時間，一直往下挖了十幾公尺，在院子裡挖了一個巨大的坑，都挖出水來了，還是什麼都沒發現。這次傅折桂死心了，看來地下沒有礦，只能好好研究研究這土是否有什麼神奇的地方了。

弄了幾個花盆，她把挖出來的土放到花盆裡面，然後將花盆搬到屋子裡，琢磨著該往花盆裡種點什麼試試。

「別弄妳那塊破地了，好好的院子，都被妳挖成什麼樣子了？說不定，那根本就是一個謊話。還有幾天就要暖房了，妳也不來幫幫我。」周氏給傅折桂打了一盆水進來，嘮叨道。

傅折桂這才想起，自己這幾天沉迷挖地的事情，竟然把暖房也就是喬遷宴的事情

給忘了。

一邊洗手，她一邊笑道：「先不挖了，我換換腦子。暖房的事情準備得怎麼樣了？」

「日子就定在四天以後，十二月二十日。再晚一點就該準備過年了，這個時候大家正好都有空。我請了專門製作宴席的師父，說是要二兩銀子一桌，貴是貴了點，可是人家說了，保證做出的席面大家都稱讚，妳覺得呢？」周氏把毛巾遞給傅折桂。

傅折桂接過毛巾擦了擦手，「就這麼辦，難得家裡有喜事。」

周氏滿意了，「現在什麼都準備好了，就差請人了。傅家這邊人丁單薄，也沒幾個可以請的人，妳爹那天想了半天，也就想起幾個遠房親戚，還不知道人家是不是還住在那裡，是否會來。我這邊的親戚就比較多了，我一會兒說一下，妳記下來。」

傅折桂坐在炕桌邊上，拿起紙筆，「好，妳說。」

周氏仔細的回想著，爭取不漏掉一個人，傅折桂耐心的等著、記著。

不一會，周氏這邊的親戚全都列好了，問傅折桂，「朱先生一時半會回不來吧？」

朱先生？傅折桂心中一動，想到了另外一件事，她怎麼把朱先生給忘了，他可是有大學問的人，要是他在，一定知道這土到底有什麼奇異之處。

只是一——「朱先生說過完年才會過來，這次肯定趕不上了。」

「哦。」周氏有些失望，突然又問傅折桂，「李家那邊還用請嗎？」她說的李家自然指的是李大郎家。

這個……按名分來說，李家跟傅家現在是沒什麼關係，可是上次傅折桂的茶樓開業，她沒請張氏，張氏就自己來了，這次若不請他們，好像有點說不過去。

「妳說呢？」傅折桂把皮球踢給了周氏。

「我說啊，要請。妳這孩子也真是的，上次和離，也不問清楚就和離了，弄得我們還真以為大郎是那種薄情寡義的人，好好的一門親事，差點被妳給壞了。」周氏見過李大郎，也聽了他的解釋，早就原諒他了，自然盼著他跟傅折桂能破鏡重圓。

誰知道當時是怎麼回事啊！再說，那時候她一點也不喜歡李大郎，先和離不是很正常！呃，可能在周氏眼裡不太正常。按照他們的想法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，談戀愛什麼的才不正常。

傅折桂趕緊道：「事情已經這樣了，還說這些有什麼用。那就把李家也請過來吧。」

「對，順便看看他們的態度，跟他們商量商量妳跟大郎再婚的事情。」周氏道。

「可別，娘，我還想在家再待幾年，妳就這麼急著把我給嫁出去嗎？」傅折桂叫苦不迭。

「成了婚妳也可以回來待著啊！」周氏道。

「那能一樣嗎？」傅折桂忍不住揚高聲調。

「妳這孩子，怎麼就不知道著急呢。」周氏恨鐵不成鋼的道。

「急什麼急，這又不是急迫的事。好了，娘，我出門去請人了，有什麼事情回來再說。」

傅折桂一溜煙的出了門，剩下周氏在屋裡直歎氣。
現在家裡什麼都好，就是傅折桂的親事讓她擔憂，什麼時候傅折桂也成婚了，她才算真的圓滿。

出了門，傅折桂請了幾戶人家，就來到了五柳村。
熟悉的街道，熟悉的風景，一切都跟她剛來這個世界的時候差不多，她記得，那時是二月，天氣也這麼冷。

也不知道李家現在住在這邊還是住在縣裡，傅折桂抱著試試看的態度來到李家門口。

青磚綠瓦，三間大瓦房十分顯眼。李家原來的房子毀於那場大火，之前傅折桂離開的時候，新房子剛建了一小半，現在竟然已經完全建好了。

兩扇塗著紅漆的大門大開著，從門外往裡望去，院子裡放著鋤頭、筐籬等生活用具，說明李家人是住在這裡的。

傅折桂剛要敲門，就聽見一邊的偏房裡傳出孩童朗朗的讀書聲，是李玉歸，她心裡高興，也沒敲門就進了院子，往偏房這邊走了過來。

一掀門簾，李玉歸正坐在桌邊聚精會神的讀著書。幾個月不見，他又長高了一些，臉上的輪廓也越來越明顯，分明就是李大郎的翻版。

「娘。」李玉歸刷的站起來，衝口而出。那一瞬間，傅折桂似乎在他臉上看見了花開的樣子。叫完，他又有些落寞的改了口，「折桂姊姊。」

傅折桂的心咯噔一下，有些不好受。當初是她讓李玉歸叫她娘的，說她永遠也不會離開他，可是，他叫了也認真了，她卻沒有做到。

她勉強笑了笑，問：「在讀什麼書？」

「《論語》，快過年了，先生放假，我就在家溫書。」李玉歸認真的回道。

傅折桂往他的書桌上一看，只見那裡擺放著一碗已經涼了不知道多久的粥，皺眉道：「你是不是沒吃早飯？」

李玉歸這才驚覺，「我想等粥涼一點再喝的，沒想到竟然忘了。」說完，他拿起粥碗要喝。

傅折桂趕緊攔住他，「大冬天的，你喝一碗涼粥，回頭該肚子疼了。灶台在哪？我去幫你熱熱。」

李玉歸給她指路，一大一小來到灶台邊，一個燒火，一個倒水，竟然意外的合拍。等火慢慢燒起來，傅折桂才想起，她來了半天，怎麼沒見到李家的人呢？

「你奶奶呢？」她問李玉歸。

「不知道，可能出去了吧。」李玉歸不確定的道。

「那你二叔他們呢？」

李玉歸還是搖頭。

傅折桂訝然，「你不會從早上起來就開始讀書吧？」

李玉歸沒說話，但他的表情卻說明事實確實如此。

這孩子也太用功了一點，傅折桂真怕他成為傅老秀才第二，正要跟他好好說一說這件事，就聽見外面傳來一陣罵聲——

「小狐狸精，妳是想燙死我，然後好占我的窩是吧！我告訴妳，沒門。我在一天，妳就別想。整天就會哭哭啼啼勾引男人，我叫妳哭，我叫妳哭……」

劈劈啪啪，似乎是什麼東西砸在地上的聲音。

傅折桂一下站了起來，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是二嬸，她又在打青杏呢。」李玉歸朝外面看了一眼，很隨意的道。

「青杏？」傅折桂問。

「哦，二嬸不是躺在床上不能動嗎，奶奶他們又忙著賺錢沒人照顧她，就從縣裡買了一個丫鬟專門照顧她，就是青杏。」李玉歸解釋道。

外面傳來一個女人的慘叫聲跟哭聲，還有田氏得意的叫囂聲——

「把笤帚給我拿過來，快點，別磨磨蹭蹭的……我叫妳哭，我叫妳哭……」

哭聲弱了，慘叫聲不絕於耳。

傅折桂再也忍不了了，買來的丫鬟怎麼了，那也是人，田氏這麼虐待一個人，跟畜生何異？她天天在床上躺著，已經成變態了吧。

她要往外走，李玉歸卻拉住了她。

「不用管她，她打一會兒罵一會兒就累了，妳越是管她，她鬧得越兇，說李家要害死她等等，鬧得鄰居都跑過來看。現在她只要不特別鬧，我們都不管她。」

「所以你們就拿那個丫鬟給她當出氣筒？！」傅折桂雙眉倒豎，這種行為，跟田氏的行為有什麼不同，甚至就是田氏的幫兇。若是青杏有個三長兩短，李家人於心何安！

傅折桂的反應太激烈，李玉歸被嚇住了，瞪大眼睛有些不知所措。

傅折桂說完也有點後悔了，這是李家大人做的事情，跟李玉歸有什麼關係。

「對不起，我剛才沒控制好自已的情緒，這不是你的錯，真的抱歉。」傅折桂雙手合十，誠懇的跟李玉歸道歉。

李玉歸軟糯的道：「都是二嬸跟青杏的錯。」

李玉歸這話……田氏是不對，可青杏是受害者，跟她有什麼關係？

傅折桂心裡覺得不妥，仔細的打量著李玉歸，發現他真的這麼認為，她突然意識到，李玉歸在潛移默化中，已經受到了李家的影響，對青杏是冷漠與自私的。

見傅折桂的臉色變來變去，李玉歸有些不安，他怕傅折桂討厭他又丟下他，可是卻沒有能力改變，這讓他更加討厭田氏跟青杏，甚至還有其他李家人也一樣……

李玉歸眼中的怨恨如同一根刺一樣扎傷了傅折桂，她猛然發現，李玉歸的心理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。究其原因，李家肯定要占大部分責任，另外，傅折桂不得不承認，她也脫不了干係。

她答應過不會離開李玉歸，可是她沒做到。她想跟李家斷得乾乾淨淨，就把全身心依賴她的一個孩子給丟下了，還一次又一次，卻沒想過，這對這個孩子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。而這種傷害是無法逆轉也無法彌補的。

希望現在還不是太晚，傅折桂蹲下身，平視著李玉歸，「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生

活？這次，不是你在原地等我，我會一直守著你。」即使最後她不跟李大郎在一起，她也會把李玉歸當弟弟一樣疼。

孩子不是小貓小狗，他們有思想，有感情，既然自己當初承諾了不會離開李玉歸，就該承擔自己的責任，這是傅折桂的決定。說不上千金一諾，算是她的做人底線。李玉歸欣喜若狂，只覺得幸福來得有點太突然。

「怎麼樣？」傅折桂認真的問，獲得了一個大大的擁抱。

孩子有時候比成人更願意原諒別人，也更容易滿足。

傅折桂抱著李玉歸，準備去看看田氏那邊到底是怎麼回事，順便要告訴李玉歸，做人不能太自私，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。

剛一出門，她就見一個瘦骨嶙峋的女人跪在偏房的門口，她太瘦了，兩腮都凹陷下去，已經看不出原來的長相，只覺得看起來很不舒服。

她的臉上、脖子上、身體暴露在外面的部位全是傷，有的像是被竹籤扎的，有的像是被什麼東西打的，更多的已經分不清到底是什麼樣的傷口。傷挨著傷，她身上竟然沒有一處完好的地方。

女人低垂著頭，好似木偶一樣呆呆跪在那裡，傅折桂抱著李玉歸出來，她一點反應都沒有，就好似死人一般，聽不見也看不見。

就算是一條流浪狗都比她來的好，傅折桂現在更加確定，田氏心裡不正常。

「青杏是二嬸自己挑的，買來的時候就很瘦。」李玉歸把臉扭到一邊，似乎不想看青杏。

傅折桂把李玉歸放下，讓他正視青杏，「那她身上的傷呢？」

李玉歸不知道傅折桂是什麼意思，又怕她怪他，小聲道：「跟我沒關係，是二嬸打的。」

「跟你沒關係？那你覺得你奶奶他們做的也對嗎？縱容你二嬸打青杏？」傅折桂沉聲問道。

李玉歸抬頭，他離傅折桂很近，個子又有些矮，所以他看不到傅折桂的表情，只能看見她的下巴，是那樣高得遙不可及，他不敢接話。

「你認為他們做的是對的是不是？」傅折桂沒等到答案，又問了一遍。

「奶奶他們也沒辦法，才會……」李玉歸終於說出了心裡話。

「沒辦法？」傅折桂冷笑一聲，「怎麼個沒辦法，他們怕你二嬸鬧，鄰居看笑話，就不怕鄰居看到青杏被打成這樣，說李家吃人不吐骨頭嗎？」

李玉歸愣住了，他從沒想過這個，只是被田氏一點點逼迫，才會選擇一步步妥協，然後犧牲青杏來換取家裡的安寧。

「若是青杏有什麼意外呢？你們是不是聽你二嬸的話，再買一個老實的丫鬟給她欺負，然後，荒郊野嶺，又出現一個無主的孤墳？你們這樣，跟殺人何異？甚至，比殺人更可怕。」傅折桂冷眼看向李玉歸。

李玉歸如遭雷擊。殺人？他從沒想過，可是看看青杏那殘破的身體，他一點也不懷疑，什麼時候她就會支撐不住，然後倒下。

若真是那樣，他就是殺人犯？！他看著自己的小手，第一次意識到事情的不對勁。

「可是我還小，奶奶他們根本不聽我的。」李玉歸下意識的說了這麼一句。

「小？你是可以不用承擔責任，甚至上了公堂也不用。可是你心裡是怎麼想的呢？你有沒有想過改變這種情況？」傅折桂步步緊逼。

李玉歸是孩子，但她要把他放到對等的位置，讓他正視自己的內心。哪怕它有些醜陋，哪怕那樣會鮮血淋漓，也只有這樣，他才能驚醒，改正自己的錯誤。

沒有，李玉歸已經無力說話了。傅折桂說的對，他就是幫兇，是一個十足的壞人，難怪傅折桂不喜歡他，他也開始討厭自己了。

傅折桂半蹲下身體，發現李玉歸出了一臉的細汗，便替他擦了擦，溫聲道：「惡人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被惡人縛住了心，然後縱容他行惡。聖人說嫉惡如仇，大概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，但也要保有自己的道德底線，不然人跟畜生有什麼區別？」

李玉歸慚愧不已，虧他讀了那麼多聖賢書，都讀到狗肚子裡去了。握緊拳頭，他問傅折桂，「那我該怎麼做？」

「你覺得呢？」傅折桂想讓李玉歸自立。

李玉歸想了想，過去扶起青杏，「妳沒做錯事，是我們李家不對，妳趕緊起來。」青杏被他一碰，立刻抱臂縮成了一團，似乎十分害怕的樣子。

李玉歸看向傅折桂，尋求幫助。

傅折桂給了他鼓勵的表情。

李玉歸看青杏身上的衣服單薄，跑進屋子，給青杏拿了一件衣服讓她披上，然後又把剛才傅折桂跟他一起熱的那碗粥拿了出來，對青杏道：「妳肯定餓了吧，先喝一碗粥。」

青杏是真餓了，她的目光一下子被那碗粥吸引，也有了反應。

「給妳。」李玉歸用小手舉著，誠摯的道。

青杏才接過粥碗，也不怕燙，立刻大口大口的開始吞嚥。喝著喝著，她又開始掉眼淚，不知道是燙的，還是怎麼了。

那眼淚就像鞭子一樣，抽打著李玉歸的心，原來，青杏也是有感情的，她也會哭。李玉歸站起來，邁步向前，掀開了田氏房門的門簾子，堅定道：「二嬸，以後不允許妳再拿青杏出氣了，她替妳洗衣服、做飯，還給妳擦身體，比二叔對妳都好，妳怎麼能這麼對她！」

田氏吃喝拉撒都在床上，她的屋子，一掀開門簾就有一股難聞的味道衝了出來，傅折桂離的很遠都聞見了，可是李玉歸卻好似沒聞見一樣，堅定的站在那裡。

田氏在屋裡也聽見了一些傅折桂跟李玉歸的談話，早恨得牙癢癢的，怎麼會聽李玉歸的話，立刻罵道：「關你什麼事，我的丫鬢，我想打就打，想罵就罵。」

「妳做的不對，我就要管。」李玉歸毫不退讓的道。

「哼，你管？我看你怎麼管。青杏，妳給我滾進來，還長本事了是吧，快點，給我滾進來。」田氏拍著床叫喊著。

那聲音就好似魔音穿腦，青杏渾身僵硬，手裡的粥碗一下子掉在了地上，摔成了好幾瓣。

「還不滾進來，找打是吧？！」田氏拿起了旁邊的笞帚，拍得啪啪作響。

青杏渾身一顫，如同遊魂一樣，要往屋裡走。

李玉歸一下攔住了她，「青杏，妳不要去。我會跟奶奶還有二叔說，以後妳再也不用伺候她了，她這種人，讓她……」

青杏眼中迸發出一種名為希望的光芒，這個小人，她能相信他嗎？

田氏則氣急敗壞，李玉歸是張氏的心頭肉，他要是真的跟張氏這麼說，她怎麼辦？以後李家哪裡還有她的容身之地！

她心裡著急，青杏還不過來，她氣得將手裡的笞帚砸向青杏。結果，她離房門有一段距離，又躺在床上力道控制的不太好，那笞帚沒砸到青杏，反而砸到了李玉歸的頭上，瞬間，鮮血流了下來。

所有的人都驚呆了，傅折桂趕緊上前，「玉歸，你沒事吧？」

李玉歸用手摸了摸腦門的鮮血，「沒事。」

「家裡有沒有藥？我給你抹一點，一會兒跟我去看大夫。」傅折桂後悔自己這麼逼迫李玉歸了，畢竟他只是一個孩子。

「奶奶的屋裡有，一會兒也帶青杏去看大夫，她傷的比我重。」李玉歸今天是打定主意管這件事了。

傅折桂趕緊去正房找藥，李玉歸則拉著青杏往外走。

田氏傷了李玉歸，又怕又恨，開始撒潑，「都來欺負我，不就是看我躺在床上不能動，我是廢人，我是廢人，我給你們老李家丟人了。」

她一邊罵著，一邊打自己嘴巴，「怎麼不讓我早點死，活著礙你們的事。我死了，你們就輕鬆了……」

她的聲音尖銳高亢，弄得整個李家好似都在顫抖。

李玉歸就這麼看著她鬧，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意思，這讓她鬧得更兇了。

第四十章 搬家請客惹到狼

當張氏跟李二郎進門時，看見的就是這麼一幕，李玉歸臉上都是血，站在田氏的屋門口，田氏在鬧著，而青杏則瑟瑟的站在一邊。

血，李玉歸流血了！

這是在剝張氏的心頭肉，疼得她把手裡的東西扔了就跑了進來，「玉歸，你怎麼樣？疼不疼？跟奶奶說。」張氏的手都在發抖，想摸李玉歸的傷口又不敢摸。

「奶奶，我不疼，青杏比我傷的嚴重多了，以後別讓她伺候二嬸了。」李玉歸道。

張氏看向青杏跟田氏，厲聲道：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誰傷了玉歸？」

青杏不敢說話，田氏的聲音也弱了很多。

「是二嬸，我知道她不是想打我，是想打青杏。」李玉歸道。

張氏基本上只聽見了是田氏打李玉歸，平素她就對田氏不滿了，這下立刻爆發出來，「蒙了豬油的死婆子，妳天天在床上躺著，還有功勞了？竟敢打我的乖孫，我看妳是活得不耐煩了！」

田氏本來有些害怕，現在被罵了，她反倒不怕了，立刻跟張氏對罵起來，「是，我是活得不耐煩了，妳來打死我啊！來人啊，李家要打死人了，大家都來看啊，

李家就是這麼對待自己的兒媳婦的，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啊！」

左鄰右舍又被她的喊聲驚動，都跑到門口來看熱鬧。

人越多，田氏越來勁，「大叔大爺，要是我哪天死了，你們千萬要給我作證，我就是憋屈死的。你們也聽見了，剛才他們要害死我呢，蒼天有眼……」

傅折桂從屋裡拿藥出來，聽見的就是這樣一番話，她再也忍不了了，剛要說話，一個小人站了出來。

李玉歸大聲道：「是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誰做虧心事，誰心裡知道。」他拉過青杏，對外面的鄰居道：「大家看看，青杏身上的傷，都是我二孀打的。我們不讓，她就說我們要害死她，難道我們就該看著她活生生的打死青杏嗎？」

小小的人，臉上帶著血，他的控訴震撼力十足。再加上青杏身上的傷觸目驚心，反而田氏雖然躺在床上，卻臉色紅潤，誰是誰非，一目了然。

「太狠心了，把人打成這樣。」

「就是，這樣的人，根本就是報應，老天才會讓她癱了，不然還不知道要害多少人。」

「以前就不是一個好的，現在更是變本加厲……」

眾人一面倒的站在李玉歸這邊。

傅折桂看到這一幕，鬆了一口氣，李玉歸這孩子還是可以的，這件事，他出面遠比她說效果要好。

李玉歸看見傅折桂更添了幾分勇氣，又質問張氏跟李二郎，「奶奶，二叔，你們怎麼說？」

張氏還能怎麼說，田氏今天都敢打她的孫子了，以後……她都不敢想了。「二郎，她是你的媳婦，你說怎麼辦？」

李二郎有些痛苦，他能怎麼辦，真的休了田氏嗎？那幾乎判了她的死刑。想想這些年，田氏雖然有各種不好，可是對他還是很好的，什麼都惦記著他，什麼都幫著他，也是為了他才跟娘家不和。

「二叔，你既然可憐二孀，那你就該自己伺候二孀，讓青杏來是什麼意思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，你不覺得你這樣做真的很自私嗎？你這樣，我看不起你。」

李玉歸的話猶如陣陣鐵刺扎進李二郎的身體。他說他看不起他！被自己的侄子看不起，李二郎有點難以接受。

可是，他又無從辯駁。開始的時候，他是親自伺候田氏的，每天給她端屎端尿，擦身鋪床，還要聽她嘮叨，可是沒過幾天，他就受不了了，這才買了青杏。

他比任何人都知道，青杏過得是什麼日子，可是他卻為了自己舒服，對青杏的痛苦視而不見。

抬頭看看青杏，那遍身的傷痕，李二郎真覺得無地自容。

狠狠的一握拳頭，李二郎道：「是我不對，我這就寫休書，這樣的女人，根本不配當李家的媳婦。」

說完，他央人寫休書，只等休書一寫好就在上面按手印，休了田氏。

圍觀的人紛紛叫好，這樣惡毒的婦人就該得到這樣的下場。

田氏這才慌了，她哭道：「二郎，二郎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！你不要休我，你休了我，讓我去哪裡？我還不如死在李家，好歹也算是你的人。」

李二郎無動於衷。

田氏從床上滾下來，拖著僵硬的身體，用兩隻手爬到李二郎身前，淚流滿面，「二郎，你忘了嗎？你說過的，要照顧我一輩子。我們是夫妻，我自認對不起任何人，也沒有對不起你，你真的要把我逼上絕路嗎？」

這時，休書寫好了，李二郎的眼圈也紅了，他在休書上按了手印，然後將休書遞給田氏，「我記得妳對我的好，但李家已經容不得妳了。妳放心，就算我休了妳，我也會照顧妳。只不過，妳不再是李家的媳婦，也沒法再欺負別人，所有的事情，都讓我來承擔。」

田氏握著休書，只覺得天旋地轉。

李二郎是有情有義的，李家也是仁至義盡，只看田氏知不知道珍惜改過，若是不能……大家議論紛紛，然後各自散去。他們也就看個熱鬧，知道事情的結果就夠了。

傅折桂擔心李玉歸的傷，趕緊過來給他清洗傷口並上藥。

「折桂姊姊，我這樣做對不對？」李玉歸笑了，其實不用傅折桂說，他自己都能感覺到做對了，做完之後，他有種渾身輕鬆的感覺。

「對，你做的很對。」傅折桂誇獎著李玉歸，小孩子，做對就要誇獎。

李玉歸臉上的笑容更大了。

張氏跟李二郎早就看到了傅折桂，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跟她說話，聽到她跟李玉歸的對話，才知道李玉歸會這麼做跟傅折桂有關。

真的很慚愧，每次讓傅折桂見到的，都是李家不堪的一面，更慚愧他們沒有給李玉歸做一個好榜樣，差點把孩子給帶壞了。

「我一會兒帶玉歸去看看大夫，然後，我想讓他跟我住一段時間，你們覺得呢？」

傅折桂問張氏跟李二郎。

「妳想讓他住多久就住多久。」張氏就差拍手叫好了。

李二郎就更加不會有意見。

「那就好。我這次來，其實是……」傅折桂把請李家去喬遷宴的事情說了。

張氏立刻表示那天他們一定去。

接著，李二郎請來了大夫，給李玉歸跟青杏診治。李玉歸只是皮外傷，青杏的傷就嚴重了，已經傷及了根本，要吃好藥好好調養才可以。

張氏立刻表示，讓大夫開最好的藥，不要怕花錢。

等一切處理好，傅折桂帶著李玉歸往回走。

小毛驢的腳步噠噠有聲，李玉歸的心也如同這腳步聲一樣，跳得歡快而雀躍。

「折桂姊姊，我真的可以跟妳一起住啊？」他一遍遍的確認著。

「當然，以後只要你想我了，就來跟我住。」傅折桂回道。

「那我要是永遠都不想走呢？」

「那就一直跟我住。」

李玉歸滿意了，突然又問傅折桂，「妳說二孀還會罵人嗎？」
這個……傅折桂看向遠方的天空，「久病床前無孝子，她自己惜福吧！」
李玉歸似乎明白了什麼，又似乎沒有。
到了傅家，周氏見到李玉歸十分的高興，她覺得傅折桂這是想通了，想跟李大郎重修舊好，這才把李玉歸帶了回來。
既然這樣，傅折桂的好事還遠嗎？周氏想想都覺得開心。

就這樣，李玉歸在傅家住了下來。
他每天還是努力讀書，但傅折桂總是想著法子逗他玩，想讓他感受到童年的美好。有傅折桂陪著，李玉歸也變得活潑很多，看起來像個孩子。
十二月二十日，傅家的喬遷宴開始，長河村的村民幾乎都來參加。他們感激傅折桂的恩情，送的禮物幾乎是他們能拿得出的最好東西，看得傅折桂有些過意不去，悄悄記在了心裡，準備以後找個機會把東西還給村民。
傅家這邊請的人少，來的人更少，還都是一些老人，傅折桂趕緊安排他們找個溫暖的地方待著，免得他們來參加喬遷宴還被冷風吹病了。
周氏那邊的親戚來的倒是不少，周氏覺得面上有光，拉著傅折桂一一給她介紹，傅折桂基本上都不認識，只能笑臉相迎。
李家那邊，張氏帶著李二郎李三郎一起來，拿的是所有人裡最貴的東西，不過他們也知道自己身分尷尬，跟傅折桂打過招呼以後就坐到一邊喝茶，順便逗李玉歸玩，爭取不給傅折桂添麻煩。
總體來說，這次的喬遷宴很順利，也很熱鬧，所有人都驚歎傅家竟然買了這麼大一個宅子，然後對他們表示了祝福，傅老秀才跟周氏的嘴從早上起就沒合攏過，真的是春風得意。
等到菜上來，宴席達到了一個高潮，什麼整雞整魚、蹄膀肘子，甚至羊腿大蝦都跟不要錢一樣往上擺，很多人家過年也就吃一頓餃子了事，還不一定有肉，這些東西見都沒見過，更別說吃，現場瞬間就沸騰了。
直到吃得肚子溜圓，再也吃不下一口飯菜，眾人這才停下，看著滿桌的好菜，只恨自己肚子太小，恨自己昨天為什麼吃飯，弄得現在都吃不下了。早知道傅家的飯菜這麼好，他們應該提前三天不吃飯的。
這時，傅折桂告訴大家，大家可以把桌子上的飯菜打包帶回家，眾人又高興起來，桌上還有這麼多好東西，他們這下可以過一個肥年了。
眾人陸陸續續的離開，丁大山等人幫著收拾東西，勸傅折桂趕緊去休息一會兒，老半天的，傅折桂忙得腳不沾地，連口水都沒時間喝，他們可是看在眼裡。
他們不說，傅折桂還不覺得，現在一停下來，肚子也叫了，口也乾了，連腿都酸疼不已。
再次謝過大家，她準備去後面吃點東西、喝點水，順便休息一會兒。
剛到後院月亮門，一個男人突然從裡面走出來，傅折桂漫不經心，差點跟他撞在

一起。

「折桂表妹。」男人伸手來扶傅折桂。

傅折桂向後一退，有些不高興的看了一下對方。男人大概三十多歲，穿了一身月藍緞子長袍，長得還不錯，就是那雙眼睛轉個不停，一看就不是一個厚道的人。

「是……」傅折桂看著他眼熟，應該是周氏那邊的親戚，剛才周氏給她介紹過的，她一時間想不起來了。

「我叫秦豐茂，是妳表哥，怎麼，幾年不見，妳都不記得我了？」秦豐茂笑道。你都說幾年不見了！傅折桂又累又餓，真不想理他。可是礙於周氏的面子，她還是應付一下，淡淡的道：「原來是表哥，我記性不太好，你不要見怪。」

「不怪不怪，哎呀！」秦豐茂上下打量著傅折桂，「都說女大十八變，表妹這幾年變得還真是『朱粉不深勻，閒花淡淡香。細看諸處好，人人道……』」他意味深長的看了一眼傅折桂的腰。

人人道，柳腰身，這已經是明目張膽的調戲了，女人的腰，豈容別人這樣看的！傅折桂頓時冷了臉，「表哥要是沒什麼事，我就不奉陪了。」

秦豐茂一擊不成，趕緊擺正姿態道歉，「對不起，表妹，我剛才唐突了。」他一抱拳，袖子中一個金玉墜掉了出來，那東西金光閃爍，玉色通透，一看就是一個寶貝。

秦豐茂假裝沒發現，跟傅折桂說：「我也沒什麼事，就是想跟表妹敘敘舊。」這是打算拿這東西晃瞎自己的眼，還是想讓自己撿起來，他好趁機再裝腔作勢一番？簡直可笑，就算這東西是王母娘娘的寶貝，拿在他手裡，傅折桂連看都懶得看一眼。

他這是在侮辱傅折桂，也是在侮辱他自己，他的眼界，也就這麼高而已。

傅折桂留下一句「我還有事，就不奉陪了」，一腳踩在那金玉墜上，然後揚長而去。

走著走著，傅折桂似乎聽見了誰的心碎裂成片的聲音，她嘟囔道：「回頭得好好打掃一下這院子了，什麼破東西，硌得我腳疼。」

轉過月亮門，傅折桂的心情終於好了一些，往屋裡走去。

秦豐茂心疼的把那金玉墜撿起來，發現上面全是泥，金珠幾乎被踩扁了，臉色一下子黑了下來，「傅折桂，給臉不要臉，等我把妳娶進門，哼！」

幸虧傅折桂沒聽見他後面的話，不然就不是踩他的東西那麼簡單了，她絕對會讓他永遠不敢再到傅家來。

不過，傅折桂還是知道了秦豐茂想娶自己的事情。

屋中，一個女人正在跟周氏說話，傅折桂正要進屋，把她的話聽了個真切——

「三妹，我家茂兒妳也看見了，那可是一表人才。他從小就跟著他爹做生意，家裡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我不瞞妳，整個文王縣的布匹生意，就數得出我們家。這麼好的孩子，家裡又只有他一個，折桂要是嫁過來，還能有她的虧吃？再說，我是她的親姨母，這可是親上加親的好事。」

秦豐茂的娘，也就是周氏的大姊正在苦口婆心的勸著周氏，她把秦豐茂誇得天上

有地下無的，好像傅折桂不嫁給他就是大罪一樣。

周氏心裡頭惦記著李大郎，但這件事還沒商量妥，她也不好明說，就道：「這件事得問問折桂的意見，上次就是我們做主，結果弄成這樣……」

周大姊驚呼，「自古孩子的親事哪個不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妳同意了就行，問她，她一個姑娘，怎麼好意思說出口。」

傅折桂還真說的出口，周氏想說，又怕對傅折桂有不好的影響，在那裡苦著臉長吁短歎，不知道該如何拒絕這門婚事。

周氏不說話，傅折桂在外面聽著，還以為她被說動了，要把她嫁給那個秦豐茂呢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傅折桂挑門簾進來，冷著臉道：「大姨，我說的出口，妳有什麼事情就直接跟我說。」

周大姊正跟周氏說著悄悄話，傅折桂突然出聲，她被嚇了一跳。再聽到傅折桂的話，她先嫌棄起傅折桂，一看就不是什麼好姑娘，什麼話都敢往外說。

但是想到傅家這大宅子，還有那些關於傅家的傳聞，周大姊換了笑臉，「我剛才跟妳娘說，這下傅家可交了好運了。對了，那個什麼寶典真的那麼好賣，這才幾個月的時間，你們就賺了這麼多錢。」

傅折桂逕自坐在一邊的椅子上，冷眼看了周大姊一下，她要是說好賣，她是不是也想插一腳？「不好賣，大姨妳聽錯了。」她涼涼的道。

周大姊不信，「不好賣？那你們怎麼賺這麼多錢的。」

「我說是路上撿的，妳信嗎？」

周大姊信了才有鬼，「既然折桂不想說，我就不問了。三妹，我說的那件事，妳好好考慮一下，我還有事，就先走了，過幾天我再來。」說完，她起身往外走。周氏趕緊往外送。

傅折桂連屁股都沒抬，這種人，她寧願永遠也別來。

過一會兒，周氏送人回來，埋怨傅折桂，「妳這孩子，怎麼一點禮貌也不懂。」

「她敬我一尺，我敬她一丈，她怎麼對我，我就怎麼對她。」傅折桂哼道。

「人家怎麼對妳了？人家覺得妳好，想讓妳做她的兒媳婦，這不是好事。說明妳……」

傅折桂打斷了周氏的話，「好事？她弄個火坑給我跳，我燒死了還要感激她不成？娘，這種人，以後少讓她來。」

「妳……我讓妳嫁給李大郎，妳不願意，現在別人就是說說，想跟妳提親，妳就讓人家沒臉，以後誰還敢娶妳！」周氏也有點生氣了。

「沒人娶就不嫁。娘，我陪著妳還不好嗎？」傅折桂趕緊拉著周氏的胳膊說軟話，她可不想為了這件事傷了她跟周氏的感情。

周氏心裡又氣又甜，把胳膊從傅折桂手裡抽出來，「我還能陪妳一輩子？！還沒吃飯吧，我給妳留了妳最愛吃的油爆大蝦，我去給妳拿。」說著，她往外走去。

「還是娘最疼我。」傅折桂故意大聲道。

周氏哼了一聲，可臉上全是笑容。